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流水飞红

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流水飞红

央歌儿

YANGGEER

■ 央歌儿，原名王瑶，女，哈尔滨人，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此篇为中篇处女作。现在深圳某单位供职。

流水飞红

央歌儿

过十几年以后，汲月想，张洁真是个女巫。

南宁女人张洁的目光像一束亚热带的阳光照耀着汲月的生活，使她的心始终忙乱地在异乡奔波，那里长满椰树，海水碧蓝，一个洁白的裸体女人游动在鲜艳的鱼群和海藻之间。张洁是破空而来绝尘而去的，她的面容消隐于那个停电的夜晚，她的名字融入千百万个平凡的张洁之中，我们的祖国有太多太多的张洁、张杰、张婕、张捷……他们或她们遍布大街小巷，那是没有个性时代的缩影。

八十年代初，汲月和张洁相识在沈阳的一个招待所里，她们住在三楼背街的一间房里，楼下是食堂，一股股炒菜的浓香总是伴随着丁丁当当的锅勺碰撞声袅娜而上，房间的陈设极为简单，有一种行色匆匆的味道：三张床、三个床头柜、三把椅子和一张桌子，除了电灯之外，没有任何电器。张洁使这个破旧的房间蓬荜生辉。她的衣着是极耐看的，在还没有“时装”一词的年代里，她的打扮诱惑人们去揣测她的历史，

别致的水晶耳饰像一滴泪水，谁能不对一个耳朵上挂着眼泪的女人产生想象呢。直筒的睡裙是用便宜的泡泡纱做的，极淡的土粉色，下摆和袖口松松地抽着松紧带，穿上它，傲气的张洁立刻变成了一个妩媚而浪漫的闺阁女人。这使穿着背心和肥大的花布裤衩睡觉的汲月和她的同事林淑梅有说不出的压抑，她们羞愧地察觉到自己的生活原来是那么粗糙。林淑梅显然不喜欢张洁的“穷显摆”，而汲月却有着强烈的要靠近这个女人的欲望。

一个停电的晚上，林淑梅去了本溪，公共洗澡间不开门，于是张洁就在屋里洗澡。蜡烛发出嘶嘶啦啦的响声，一缕缕灰黑的烟尘幽幽而长，张洁的身影遮盖了整个墙壁，像一只奇异的大鸟，这只大鸟无数次地栖在汲月以后的梦境里。在北方，我们更多地去公共澡堂洗澡，几个裸体挤在一个水龙头下，黏糊糊的肌肤蹭着黏糊糊的肌肤，毛巾拧得比柴干，刮过皮肤之后，攒积了数日的汗泥像刨花一样卷落下来，那里的人体毫无美感可言。而张洁的乳房在昏暗之中白得触目惊心，像含苞待放的牡丹花悬浮在氤氲之上，它饱满而多汁，但你绝不会把它同喂养联系在一起，它只是用来膜拜的。那个夜晚被南宁女人染上了一股妖气，太美丽的东西都有股妖气。看起来这更像是原始部族的祭祀：女人、裸体、火还有黑暗。从此张洁的气息总是随着水、火、风等流动的物体散发出来，汲月生活在这个场中而无法自拔，她的语言与作派都带着张洁的味道。

张洁的大拇指总是锉得很精致，涂着鲜红的指甲油，她神秘地说：有时候它就像浮标一样。当汲月第一次做爱时，看

见浮标在躯体上波动，她想：这是一个多么有创造力的比喻啊。就是那个夜晚，张洁说你能成为天马一样的女人。那天晚上张洁说了好多话，汲月只记住了这一句，说这话时，张洁的脸上挂着蒙娜丽莎的微笑，不知是诅咒还是祝福还是玩笑，也许在黑夜里，她的脸上什么都没有，经过千百次想象的描摹之后，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原貌了。

当汲月三十多岁还没结婚时，她的母亲愤愤地说：张洁真是个女巫。林彪说过：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汲月三十多岁才结婚，半年后丈夫去了美国，在母亲看来，她不幸中了一句谶语。

丈夫小余去美国将近四年了，走时持的是商务签证，只有三个月的期限，现在“黑”了三年多了，由于在大学里学的教的都是数学，在美国很难找到对口的专业，最初是给一个公司打更，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情绪也是满灰的。信没写过几封，而且都是没有回信地址的，据说是为了提防移民局。婚姻生活实际上只是一种耳语了，这耳语在电话听筒里磨来磨去，光秃秃的，没了质感。小余又心疼话费，所以连必要的调情也省略了，听着小余诉苦，汲月就想起张洁耳朵上的“眼泪”。

小余和汲月可谓是青梅竹马了，一个楼住了近十年，两个人的父亲又在同一单位工作，汲月和小余的妹妹余静又是好朋友，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小余是个和善的哥哥，汲月经常和余静在一起捉弄他，给他起外号，冲他喷水。急了，他就找条绳将两个人绑在一起，趁着汲月吱哇乱叫的时候，在她鼻子上咬一口，嘴巴是热烘烘的，有点口臭。

后来两家各自搬迁，汲月高考落榜后，由于父亲突然去世，接班进了工厂。小余大学毕业后分到师大教书，由于无需坐班，几乎每天都要去汲月家报个到，屁股沉的时候要坐上二三个小时，好在汲月家的人也不拿他当外人，有时间就和他聊聊，该干什么干什么。小余也不尴尬，想来就来。从沈阳回来的第二年，汲月再次高考，上了大学，学的是政治思想教育，住校，每星期只回来一次，小余在汲家坐班的时间也改在了周六和周日。他的追求是下死力不讲技巧的，那份执着倒蛮古典，类似愚公移山。他从不包装自己，破洞的袜子，外眼角老积着擦不净的白膜，吧嗒吧嗒地吃汲月的零食，他的小气又限制了情调与浪漫。总之汲月不能容忍的男人身上的缺点，他恰好都具备了。小余把与汲月共同成长的经历看作是最大的优势，殊不知这恰是短处，以汲月的浪漫，她的爱情应具有穿越时空的奇遇性质，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种，要悬念丛生的。

汲月的母亲曾暗示小余别太指望汲月了，否则耽搁了自己。小余则含蓄地表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汲月母亲无奈地想：古人多浪费啊。她想让小余改变一下追求方式，就举了一个小事例来点拨他：有一个养牛能手，他的牛总是养得又肥又壮，人们就来跟他学艺，发现他喂牛时总是将一种草料放到牛费劲巴力才能够到的地方，问他为什么，他说这种草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放在槽子里牛是不吃的，而吊到这个高度，它们就抢着吃了。小余听了后嘿嘿一笑说：放在槽子里不是一个味吗？汲月的母亲有点目瞪口呆，转而一想，他的理解也不可谓不精辟，一语道破天机。

汲月也挥霍掉不少机会，她拒绝或终止恋爱的理由奇特得令人咋舌，有位不错的男孩被她拒绝的理由是他总是拎着一个裤衩兜上街。青春就这样蹉跎过去了，蓦然回首，只有小余在一如既往地注视着她。母亲曾告诫汲月：不要以为三十多岁之后，你的初恋情人还会在原地等候你。小余的守候有点悲壮与凄凉。

汲月的心是被张洁施了魔法的，一个声音不停地快走快走，她像失去触角的蚂蚁乱闯乱撞。小余由于爱情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再加上本身在高校工作，周围的人从国门出出进进，还有叔叔在美国的便利，难免出国心切。他的托福成绩考了五百六十多分，尽管申请签证时被拒绝了，但论起出国的章法要比汲月老到得多。那时出国还是件神秘的事，没有现在这么多铺天盖地的广告与咨询公司。小余也投其所好，经常拿一些国外高校寄来的免费资料给汲月看。这些资料都印制得极为精美，柔煦的阳光，古老的欧式建筑，绿毯样的草坪给汲月的美国情结系上了最紧的一道扣。当她想象着她和小余相偎在那样的草坪上时，竟也澎湃起一腔激情。况且这么多年磕磕绊绊地走过来，对人对事添了几分的宽容，外在的东西看得淡了，小余的痴心不悔着实令人感动。

汲月曾说过要么因快乐而结婚，要么因绝望而结婚。同小余结婚应该是后者，但这是不肯绝望的绝望，是靠婚姻来拯救的绝望。这是女人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没有人能懂得汲月结婚时的悲哀，于是她将这悲哀付与了更为荒凉的沉默。她感到自己像一个旋转的链球，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抡着，起点到终点，终点到起点，只需要一种力，她就能飞出这个圈

子，获得崭新的轨道和空间，她便真的能像天马奔腾，自由自在。可这种力始终没有到来，她只能宿命地将这只无形的大手定义为“命运”。

结婚以后，汲月终于把小余推到了美国。小余是一个进取心不强，得过且过的人，当初一心往国外奔也属为红颜一怒。将汲月搞掂后，对美国的兴趣也所剩寥寥，但迫于汲月的强大压力，只好出去了。没有一个人送别丈夫时能像汲月那样欢天喜地，她对小余说：烂在美国吧。三年多过去了，连她自己都对这话产生了怀疑，可能是年龄大了，体力和精力都不如从前了，往四十奔的女人了，还要去漂泊，还要去面对动荡和不知何时休止的劳碌、挫折、贫困……物质上的与精神上的折磨，她已经失去了同这样的命运争斗的最佳时机。三年多以来，她将时间和智慧都投资到了美国，至今仍颗粒无收。戈多始终没来，思考戈多什么时候来，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

婚姻即赌，愿赌服输自负盈亏。

晚上十点多钟，电话铃响了，一看这时间就知道是余静打来的，汲月明白这时间的选择上包含着一种警觉，好在汲月的夜生活并不丰富，除偶尔去唱唱卡拉OK外，通常就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自从两人成了姑嫂，话却比以前少了，添了许多客气，互道问候之后，竟有十几秒钟的冷场，接着便热烈地进入了减肥的话题。汲月说喝了三天的减肥瘦身汤，实在熬不下去了，顺其自然吧。余静说去年买的衣服，当时穿还挺宽松呢，现在都绷在身上了，那天吃了点饺子差点儿没把扣撑开。余静的爱人小杜插了一句嘴说：吃了五十多个饺

子，不撑开才怪呢。接着是两人笑闹的声音。余静说：快放寒假了吧？来深圳玩玩嘛，你还没来过呢。汲月叹了口气说：去什么呀，这段时间还得带团呢，得挣点钱哪，有了去美国的老公，人家就拿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你。

哟！汲月还在乎别人怎么看？余静开了句玩笑。汲月的身体好吗？她赶快转移了话题。我妈挺好的。汲月回答道，紧接着又把话题翻转过来：怎么不在乎别人看？家里没人看，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给别人看的虚荣了，要是这点体面都没了，那还有什么乐趣呢？余静说：我跟独守空房也差不多，我们家这位天天摸不着人影，家里的事、孩子的事一点儿都指望不上，也不知道净上哪去鬼混，我对他也宽松了，别给我惹身病回来就行。

电话里啪啪地响了几声，是巴掌打在肉上面的声音。汲月的痛苦在余静的快乐里放大着。每次聊天，余静总像交心似的谈点自己的苦恼。以便汲月找下平衡，但不说还好，一说更让汲月烦，她觉得余静在向她施舍，那浮皮潦草的痛应该是一种享受。而自己却还在为最最基本的需求而挣扎。

汲月说能往家拿钱也行啊。你哥呢，见不着影不说，连个音儿都少，美国往国内挂电话要比国内打过去更便宜，他打过几次？到现在为止，除了还我舅的三万块钱外没多邮过一分钱。余静笑了，半真半假地说：谁让你非得让他去美国来着，美国人都这样，夫妻 AA 制。汲月冷笑一声说：还是那个种儿！受中国文化教育三十多年，到美国才几年？两边都冷场了，说声再见便挂断电话。汲月后悔刚才的话有点恶毒，那不是连小余全家都骂了吗？覆水难收，爱怎么想就怎

么想吧，这个份儿上了，用不着尽唠拜年的嗑。

说不清什么时候起，她们的通话总是以这种绵里藏针的交锋作结尾的。从言语上来看似乎是汲月占上风，可她心里清楚，其实败下阵来的总是自己。余静是以守为攻，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她像是手操百般兵器，身后有千军万马撑腰样从容，是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是九段高手对业余末流的不屑一战。而汲月又总是因这样的轻侮变得气急败坏。

余静是汲月不愿嫁给小余的一个缘由。余静的路都是按最经典的设计走的，像计算过的严丝合缝。她考的是工业大学，他们那一届，全系只有十个女生。物以稀为贵，虽然余静不算漂亮，但性格开朗，身材匀称修长，所以也很受瞩目。刚一毕业就考上了研究生，并和同学小杜结了婚。做完硕士论文答辩后的一个星期生了一男孩儿。小杜到北京读博士，余静留在工大当教师，不用坐班，和婆婆轮流照看孩子，连个保姆都没用请。三年后，随丈夫去了深圳，现在小杜已有了自己的高科技公司。青春一点没糟蹋，人生该走的步骤都及时地走了，如行云流水。汲月和余静从小要好，但暗中也较着劲儿。余静学习好，汲月长得漂亮，虽然晚二年考上大学，可追求者中也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余静的一些大学同学也曾想通过余静和汲月联系上，都让余静不动声色地给打发走了，这还是后来才听说的。汲月没把握住机会而一路下滑，余静却一步一个脚印，况且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一下子两人便拉开了距离。所以她抗拒小余是不想整天面对这个距离，而关于余静的消息又总是和令她高不可攀的极物质的内容相关：开宝马、住复式套、去欧洲旅游……

没事的时候，汲月常常思考造成她和余静之间差距的原因，总结来总结去，终于不得不落入一个古老的哲学俗套：性格即命运。虽然两人都属于外向性格，但学文的汲月偏于浪漫，学理的余静偏于现实。汲月的经验源于文学，敏感、叛逆、标新立异、情绪化、跟着感觉走。余静的经验源于数理，稳健、扎实、随流入世、逻辑缜密、稳中求进。假如对着一堆半粮半砂来挑捡的话，有两种方法：一是往外挑粮食，二是往外挑砂子。余静是前者，汲月是后者。理论上讲，两种方法难分孰优孰劣，但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是务实的，每捡一粒都意味着收获，无论多少，都是可即刻用来煲粥煮饭解饥寒的；后者捡出的都是无用的东西，希望要到最后一刻去实现，就很容易失去耐心，极有可能放弃那堆无法完美的粮食，徒劳无获。

小余终于来了电话，听这种耳语感觉是怪怪的，像一个杳无音信的失踪者，又幽灵般地回来了。口音也有了变化，说不清是广东味还是北京腔，只是仍然把“扔”读成“nenq”。通常的问候之后，便很快地切入正题，其实也想找一些体己话来说，无奈总像有一个人在旁边掐着秒表催促你。

汲月赶紧切入正题：房款什么时候寄来呀？还有经济担保，牛郎织女一年还能见上一次呢，我可是守了近四年活寡了。我们学校最多撑到这个学期完了，下岗一个也得是我摊上。

不知道是通讯质量不好，还是小余的沉默，通话时常被一段段空白打断。汲月觉得自己的话语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山谷，再也期待不到回声。

汲月你别一天到晚总钱钱的，要是有人要，我都恨不得去坐台了。小余显然没必要幽默的意思，涉及到钱，他总是不耐烦。

那就回来吧，教师又要涨工资了。汲月的口气温软下来，整天像惊弓之鸟有什么意思？

小余叹了口气说：回去以后买个好点的房子还是个穷人。迟疑了一下，他说：我花了六千美金办到绿卡了。房钱你先从你妈那儿借吧，再说我看那剩余的房权买不买都无所谓。小余又说。

汲月急了，为啥不买啊？说不定以后能变成商品房呢。再也买不着这么便宜的房了。我去不上美国就准备烂在这房子里了！你放心吧，不用发愁，是卖身还是卖血我会想办法搞掂的！

然后，他们例行公事地互道一声 I Love you。小余冲着电话啧啧地吻了两下，接着就是一阵忙音。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啧啧几声也会成为绝响。小余真的要烂在美国了，自己也成了这个“流亡者”家属了，简直令人啼笑皆非。那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可以让人走火入魔。她悲伤地想准备烂在美国的小余十有八九是不会为他永远住不上的房子付费了。

接完电话，睡意全消，一夜无眠就想着自己的惨。汲月想：怎么这么快就三十五了呢？少女时，在澡堂里看见那些中年女人们体态臃肿，大腹便便，两乳下垂，就觉得三十多岁简直是地老天荒了。三十五岁的感觉是无依无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半空的那种，自信残留不多，平常心又尚

未具备，万事皆空又壮志未酬。自己身无长技，不懂电脑，没买过任何保险，心过早地漂泊到了异国他乡，荒芜了眼前的一切。自己为将来准备了什么？原以为就要抓住美国了，但美国像一个既不兑现承诺，又不使人绝望的情人，搅得她的生活乱了套。

她把自己彻底交了给小余，是觉得对他有绝对的把握，自信来自于小余对她长达二十年的爱情。可想来想去这爱情是空泛的，是没落到实处的，也最经不得推敲。这就是之所以汲月追忆两人的感情生活时，除了小余张着大嘴咬她的鼻子以外，再没有特别清晰的了，甚至连一次荡气回肠的吵架都没有。婚姻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像阳光下的一滴水，嘶——没了。他随时会从电话线的那一端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孩子也就等于没有人质可扣押，她能施加的砝码就是小余对她的爱情。但这对一个孤注一掷的人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强大的美国在不断地改造他。用外语说话的小余还会用母语思考吗？嬗变已见端倪，我行我素，背叛、失去的乡音……被抛弃了怎么办？这个问题原来无需去想，现在却不能不想，维系两个人的线就像挂浆土豆拔出的丝，哈一口气就能断。三十五岁的女人该如何面对一无所有？汲月悲哀地发现自己走上的不是船，也不是岸，而是貌似岸又漂浮如船的坚冰，她只能任它分崩离析，却束手无策。

好不容易挨到早晨，汲月往国际长途对方付费台要了老吴的电话，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给老吴打电话。她听见老吴兴奋地对接线小姐连连说：好的好的，接过来接过来。本来在

通话前的最后一秒钟，汲月已想出了一个给他打电话的借口，但老吴并没问，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我像你我像你。老吴国语讲得不好，把我想你说成了“我像你”。汲月说像我？我那么老那么丑吗？两个人都笑了。老吴说再过十几天我去看你，不知你有没有时间？汲月有点意外，问：真的还是假的呀？老吴说：千真万确。大概有二十多人，都是朋友和客户，本来要去日本北海道，但我像你呀，明白吗？汲月说：才多长时间，你又要来？神经病啊你？老吴显得有点激动：你怎么能说我是神经病？由于他国语不好，汲月无法从语气上判断他是惊讶还是愤怒，抑或是别的，只好挽救似地笑几声说：对呀，你是神经病，不折不扣的神经病！老吴又气又笑地说：你说我是神经病？见了面我非打你屁股不可！两人都忘掉了自己的年龄，小孩子样地开始胡来了。汲月发嗲地满嘴叫着老爸，老吴也亢奋地半闽南话半国语地说些低能的情话。半个小时过去仍意犹未尽。撂下电话，竟都有些依依不舍。汲月心想：这人都是怎么了，到了发情期了？大侦探波罗说得好：女人最大的弱点就是需要有人爱她。

可是，我没法阻止别人爱我，汲月自豪地想。

汲月一般是在周六或周日去看望母亲，这个时候弟弟一家三口多半在家，和弟妹聊聊天，逗逗小侄，时间就很快过去了。汲月害怕独自面对母亲的目光，那目光能一下子把你穿透，况且母女间总被一条无形的脐带连着，有种与生俱来的感应，无论怎么掩饰母亲都能发现破绽。汲月从小就不会撒娇，再加上父亲早逝，独身多年，所以性格硬朗，什么事都自己撑着，被母亲追问急了，免不了心烦，所以尽量避免

单独和母亲在一起。

父亲去世时，母亲才四十出头，一个人的工资支撑三口之家，她用一双巧手装扮女儿，使女儿穿着体面，不失自信。她是一个有见地的女人，提前退休后一直做建筑公司的财务主管，去年才完全赋闲在家，股票炒得也是风风火火。

弟弟一家三口去了丈母娘家，母亲在给小侄做裤子，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嗑，母亲试探着问房款的事，汲月躲开母亲的目光说：反正他又不住，买不买是我自己的事，他又是那种把一分钱看得比月亮还大的人。

唉！在外面不容易，肯定也没挣什么大钱，他的专业又不好，又不能出苦力。母亲劝慰道。

千万不能找小气的男人做丈夫，以前总以为小气不是大毛病，跟品德无关。现在看起来，小气的人必定自私，当要为责任付出金钱时，他放弃的一定是责任。汲月说。

母亲现在做的只有尽力安抚女儿，她说：小余人品不错，人都有缺点，以后生活在一起了他一定能对你好的。

汲月自嘲地笑着说：他是对我好，但这个好字是不需要花钱怎么都好的好字，一旦同钱字较量上，这好便立马就没了。可现在有几样事情不和钱字联系在一起？

婚姻就跟赌博一样，母亲感慨地说，你王叔家的小铮恋爱八年，结婚八年，说离婚没用上两个小时，手续就办妥了。你刘叔和你刘婶足足打了二十年的仗。要现在的年轻人两天也过不下去。可如今老两口在一起好得不得了，老来相伴不也挺美满的么。我和你爸般配，感情也好，可他半道儿把我扔下了，还是个苦。生活的事都可放大，可缩小，看你自己

怎么看。有的时候，看见邻居家的小媳妇们悠闲自得地领着孩子出去咧咧，我就想你选择的道路多累啊，什么时候是个头。要是在国内，你们俩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小余研究生也毕业了，房子也有了，可你偏让他出去，结果你也苦，他也苦……

没等母亲的话说完，汲月有点不耐烦了，抢过来说：怎么都说是我逼他出国？好像他水深火热都要由我来负责似的，没结婚的时候他还不是脑袋削个尖地要出去，还是美国好，不然，那些出去的人为什么宁可抛妻别子，不要老爹老妈，丧失国格和人格也要留在那里！停了一会儿汲月说：小余说他可以快一点儿得到绿卡。

母亲说：你们这些人好像在国内都活不了了一样，守家在地有什么不好？

母亲的平静并不出汲月的意料，汲月不愿再谈这些严肃的话题，就强横地把话岔到别处，谈起了同学小郝，说小郝一直没结婚，去威海五年多了，现在和一个韩国人同居，韩国人给买了一套房子，还有一部车。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精心上好裤子的腰，然后缓缓地从缝纫机上抬起头来说：我看这样活着也挺好。

母亲的话四两拨千斤，刹那间，两人的目光碰撞在一起，又怕烫似的赶紧躲开，都很窘，仿佛被对方看破了心思。一时间没了话题，汲月借口说有事，便赶紧走了。走到门口，听见母亲大声地问：钱够不够花？想想三十多岁的人了，每一次还需要母亲这么问，真是有点心酸。

汲月所在的电子学校位于江北，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

江北几乎没有开发，到了冬季，就显得人烟更加稀少了。现在电子行业不景气，生源又少，两头的困难把学校挤压得气息奄奄。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已持续好几年了，学校为了扩大生源，把招生的重点转向了周边各县及农村，但由于分配不理想，繁荣景象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再说各行业要求的学历越来越高，家长们宁可多花点钱让孩子读自费的大专，也不愿意让孩子来念这吃力不讨好的小中专。所以整个的大气候也对学校的发展不利，招生人数已是连年创历史新低，教室也出租了不少。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形不会“熊”得太久了，学校早晚要黄，所以嘴上说着赶快黄吧，这半死不活的跟凌迟差不多，但内心里，看到学校的破败极不是滋味。

江北的房屋低矮，地势又低，冷空气长驱直入，温度明显比市区低。电子学校由于效益不好，只能采取定时供热，来暖气的时候热得像蒸笼，停气的时候能看见嘴里呼出的一团团哈气。办公室又多半在阴面，因此，没事的人都喜欢往收发室里钻，盘踞在小火炕上面侃大山，或者聚在某个朝阳的办公室，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遇到有领导挨屋检查时，会马上有人来通风报信，人们便轰地一声散开，风声过后又聚在了一起。往日的明争暗斗已云消雾散，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关怀，大家从来没这么相亲相爱过，这是末世的相濡以沫。

下午，汲月正和几个人反锁在电教室里打扑克，有人敲门说马上到会议室开会。汲月的心沉了一下。直觉告诉她，这种临时决定要开的会，往往是要宣布重大内容的。

校长拿着文件的手已经颤抖了。上午，他被局里找去，宣布了取消电子学校的决定，而且下午将接管所有的账目。其

实，局里在这个时候做出决定就是怕学校借年终之际滥发奖金；同时也表示了一种斩钉截铁的态度，既成事实就再没有周旋的余地了。

读完文件，校长两眼茫然，用大家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自语道：本来想让大家过个好年来着……看到学校在自己的任内终结，他充满歉疚。

虽然大家早就预料到学校迟早会有这一天，但这一天突然到来时，却明显心理准备不足，原来总还抱着点苟延残喘的幻想的。五十多岁的女书记只说了一句：希望大家抓紧期末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便趴在桌上哭了起来。学校一成立，她就在这儿工作，十多年的感情以及对去路的茫然，使她的哭声近似于嚎啕。一时间，会议室里成了悲伤之地，许多女教师也都禁不住抽泣起来。

全部专业课的教师及部分行政人员、文化课教师被市工业学校接收，其他人员的去向待定。汲月教的是政治，自然属待定人员中的。现在这些待定的文化课教师的身份十分尴尬，因为工业学校归属市工业局管，属事业单位，所以他们又和公办教师不一样，很难转到其他公办学校教学。

直到下班后，汲月才轮到和校长谈话的机会。看着忐忑不安的汲月，校长有点惊讶地问：你还用担心吗？有美国兜着底呢，你老公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够你活一年的。

汲月明白，在机会栏里，自己肯定是被排在最后的那一个，同情的天平永远不会倾斜给一个身着名牌，能赚外快，手机整天响个不停，又有美国老公养活的人的。别人看的只是皮儿，内里的营营苟苟谁又知道呢？张爱玲说：人生是一袭

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真对。

小余去美国这几年里，汲月觉得自己像一个破败的贵族之家的主妇，焦虑地思忖着要为周末的盛大晚宴卖掉哪件古董。她紧张地捍卫着体面与优雅。人的生活通常是分成两部分的，一半是给人看的，另一半才是自己的。有的时候前者更重要，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我们需要可以和我们相匹敌的朋友，需要喝彩，需要注视。触及我们的目光无所不在，包括镜子，也是一种目光。有时，我们的生活会因某种目光而发生改变。如果我们失去固守的生活状态时，会是怎样的悲哀呢，那是十年后粗糙、泼辣的玛蒂尔德。

汲月胡乱地在市场上转了转，吃了碗兰州拉面，身体一暖，心里总算亮开点缝儿。市场里弥漫着腥臭味，鸡们鸭们惊恐万状地叫着，一个年轻少妇坐在鱼档后，那双美丽的眼睛比胖头鱼眼还呆滞。汲月走到自家楼下时，看见蒋立纯的那辆二手北京吉普停在了门洞口。汲月挺意外，你怎么来了？其实她正想找个人聊聊。

蒋立纯说看你是不是夜不归宿。

汲月噓了他一声，才几点，就查岗？

蒋立纯说你先上去，我把车停个地方。邻居都是小余的同事，汲月知道他是怕给自己添麻烦，所以先上了楼。

蒋立纯在《都市晨报》当主任编辑，他是汲月的初恋，分手后一直保持往来。两个曾经肌肤相亲的人的友谊再纯净，也和其他友谊有了质地上的差别，双方会私自留点旧日的特权，比如摸摸手、捏捏脸蛋儿、说些 A 级以下的黄色笑话……但他们的分寸都掌握得很好，不即不离，既有朋友的宽容，又

有老夫老妻的相濡以沫，按张重光的评价来说就是“绝版精品”。蒋立纯当年奉子成婚，一开始婚姻就处于霜冻期，汲月是他惟一可以倾吐心声的人，所以见他这么晚过来，她想肯定是和媳妇又闹别扭了。

费了好大力气，蒋立纯说今天早上张重光死了，真的。

汲月还以为他是冷脸说笑话，便故意顺着说，那红塔集团失去了最忠实的消费者。张重光是个不折不扣的烟鬼。

蒋立纯拉过汲月的手捂住眼睛，哭了。张重光是蒋立纯的大学同学，两人睡上下铺又气味相投，毕业后来往也相当密切。张重光当省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后，财大气粗了，隔三差五地便坐东请蒋立纯吃饭。因为他总带着小蜜，蒋立纯不愿做电灯泡，所以每次都拉上汲月，以求生态平衡。汲月并不甘心把自己降到小蜜类，但她爱玩，又特别想认识点有些层次的人，也就不计较“类”的问题了。在众人面前，她和蒋立纯绝对是井水河水，这并不是假清高，她知道，井水河水泛滥到一块，比洪水破坏力强。人到中年，情与爱不再是感性的，有了斗智斗勇的味道。汲月的心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她是不爱蒋立纯的，而且接触的次数越多，爱的成分越少。蒋立纯对她恐怕也如此。不爱并不妨碍他们息息相通，多年来默契地牵连着，大半是取决于各自家庭的动荡。两个人都意识到，当自己的婚姻触礁时，对方便是距离最近的那个岛屿——可以容身但不可久居。其实，家给予他们的只是萧条和寂寞，但却这样地怕失去家。

蒋立纯哭得抽抽咽咽，让汲月想起了自己学校的女书记。本来工作的事还想找张重光帮忙，这下可好，靠墙墙倒，靠

山山崩。得的什么病，这么快？汲月问，前天他们还在一起吃的饭。汲月是最见不得男人流眼泪的。男人么，悲痛的样子总该和女人孩子有些分别。

别提了，死得挺不、不……体面。半天蒋立纯才搜索到“体面”这个词。

张重光为人不错，有才气讲义气，到哪都是开心果，可就是好色，身边的女人更新换代得特别快。他常说“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竟不幸一语中的，这句诗成了他的墓志铭。

张重光和一个女人死在了车库里。

蒋立纯的鼻音很重，不时发出堵塞的嘶鸣：他昨天跟他媳妇说晚上加班，可能得后半夜回来。结果早上九点多还没回来，他媳妇也找，台里也找，打手机一直没人接，几个人就到车库看他车在没在，一看车库门反锁着，就知道事儿不好了。

那女的我见过吗？

我都没见过，不是台里的，据说是个鸡。

张重光真是将毕生精力献给新闻事业了。汲月的话开始刻薄起来，他做了一辈子新闻，最后自己成了最劲爆头条。省城名妓，不是记者的“记”，是妓女的“妓”。从前，汲月对张重光并不反感，男人风流一点不能算毛病，起码说明他拥有除养家糊口之外的财力和智力。但嫖娼那就叫堕落了，让人有不洁之感。猪狗交配还要个实力相当呢。

汲月纳闷，汽车尾气能叫人送命，张重光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唉，他可能也没想让时间太长。车屁股紧贴着库门，想把尾气从门缝儿排出去，谁知道怎么就……大概天雷勾地火的，兴头起来了，就把什么都给忘了。幽完一默，蒋立纯竟又硬咽了。

要是我死了，你会这么哭么？汲月突然一问。

蒋立纯听出了话里的妒忌、占有和谴责。顺着她的刀锋上太像巴结，逆着上又显得无情，所以他聪明地避实就虚说，为了避免回答这么难的问题，我决定比你先死。

汲月说我真纳闷你们这些人非要结婚干嘛。她用的是第二人称复数“你们”，而不是第三人称单数。下岗、死人、丈夫的怠慢使她心情恶劣，打击面也扩大到蒋立纯的身上。对你们来说有房就是有家，喜欢哪个女人就领到暖呼呼的床上干一把，还不犯法，堂堂正正，免得像老张那样死于非命。

蒋立纯已恢复原态，两腿舒服地架在茶几上。他慢悠悠地说，这有家没家是个心态问题，你说头发有什么用？还得梳啊洗啊剪啊吹啊，可一旦没有了，你自己就会觉得失去了某一方面的健康，别人瞅你的眼神都是怪怪的。

汲月开始收拾屋子，她不想让蒋立纯呆得太晚。而蒋立纯似乎没有要走的意思，他说在朋友那儿借了几盘光碟，我还没看，听说挺好的。他还没吃晚饭，打开VCD后便去厨房泡面了。

特写。某物体的局部。VCD有些亢奋，呼啦啦直下“雪花”。汲月终于看清楚了那是什么东西，她一把关掉了电视，对走进来的蒋立纯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咱俩应该给张重光烧点纸钱去，他们家的人肯定不会给他烧的。

蒋立纯说我也想到这事了，在地上花天酒地惯了，别到天上再受穷。你说那边找个小姐得多少钱？

有风的夜晚，汲月那在八楼顶层的屋子便像一叶小舟，在暴风雨中飘摇。楼下的自行车棚上的皱铁皮板发出嘎巴嘎巴的巨响，仿佛被撕裂一样。风呼啸着掠过地面，间或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这是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汲月打开室内所有的灯，将电视的声音调大，嗲气十足的港台味国语回荡在房间里。她最不喜欢看是非恩怨永远纠缠不清的港台剧，她需要的只是同类的声音，让房间里多点活的气息。阳台的窗被风鼓动得咣咣直响，汲月下地去检查，她被自己映在窗子上的孤零零的身影吓了一跳。重新躺到床上已经睡意全无，她又想起老吴来。她不明白为什么孤独寂寞的时候想到的总是老吴，而不是小余。

老吴是台湾人，秋天的时候随旅游团来的游客，汲月当时是地陪。从领队那里知道，老吴在当地很有名，有辆劳斯莱斯。汲月当然给予比较特殊的照顾，这照顾无非是想让老吴能多多 Shopping 罢了。和老吴在一块的是一位姓袁的中年人，他不停地给汲月拍照，并充当两个人的翻译。他问汲月是不是开车上班。汲月说是坐车，公共巴士。老袁说：那你去台湾吧，他送你一辆车。他指指老吴说，是奔驰。

当了多年导游的汲月是见过世面的，她似是而非说：去台湾很不容易，必须是探望直系亲属才行。老袁说没关系，只要你想去，吴先生马上会替你办。

我有管道。老吴亲自解释道。

汲月问：不是偷渡吧，我不会游泳。几个人都笑了，气

氛也随之轻松起来。老吴说：不会让你那么苦，正当渠道。汲月说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但我已经有了老公了，只能相见恨晚了。老袁问你的先生是做什么的？汲月说他在美国读书。

将这个信息暗示出去多少有怂恿老吴大胆追求之意。不管怎么说，有一个驾着劳斯莱斯的追求者，总可增添些传奇色彩。老袁和老吴用闽南话讲了一气，然后对汲月说：吴董事长说慢慢来，可以先做朋友。

在各 Shopping 店里，老吴财力初显，除了买进大量的鹿鞭、雪蛤一类的补品外，还以九千八百元的价格，买下了标价二万八的珍珠王项链，让汲月不小地赚了一笔。游客爱上导游的事是时有发生，但绝大多数属逢场作戏，曲终人便散，像老吴这么执着的极少。

电话铃声响了，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找汲月小姐。

我是袁俊成。电话里的人说。

谁？汲月有点蒙。

袁俊成。吴董事长的国语不好，有些事情怕说不清楚，让我同你讲。

是老袁，没完没了给她拍照的那个。好像是被熟人捉了奸，汲月很不好意思，说起话不免有些支吾。老袁马上警觉地问是不是说话不方便，接着他问汲月想要点什么东西？没关系，董事长有钱。他鼓励说。

要什么？最想要的就是钱。汲月心想。这么多年来，最使她自豪或沮丧的就是不会向男人要钱，关键时刻，她所受的教育总在作怪。往往话已经在肚子里转了千百个来回，但一出口，便改弦易辙。她是多么羡慕那样的女人啊，每投身

于一个男人的同时也掠夺了大量财富。汲月想尝试着用玩笑轻松的口吻说：把钱带足就行啊！但说出口的却是：给我带两瓶辣椒吧，宜兰产的剥皮辣椒。而且坚持只要两瓶就行。对方显然心理准备不足，不知是该对此要求松一口气，还是放心不下。老袁开玩笑说：你只要董事长人去了就可以是吧。

放下电话，汲月一阵后悔。她又丧失了一次敛财入账的机会。不要钱，总可以要个电脑或钻戒什么的，跟老吴最多只能是个物质关系，不求财，还能求着什么？反过来她又安慰自己：东西要了，人也就算是标了价，什么都不要，反而是无价的。让人摸不着底，主动权就掌握在自己手里，看情况可进可退。

冬季是北方的旅游旺季，团队量很大。汲月做兼职导游多年了，以往一般利用假期、双休日，或请病假，现在因为学校的劳动纪律不那么严了，也差不多成全职导游了，有团就接。

旅行社给她安排了一个台湾团，由于有雾，飞机差不多晚点了近三个小时，整个下午的行程全泡汤了。领队是个瘦高个儿的中年人，大概是被误机折磨得不耐烦了，表情非常严肃，只简单地冲汲月点一下头。趁客人排队上车的机会，汲月问旁边的领队贵姓，领队有些不好意思，急忙说我姓林，双木林，他摘下手套和汲月握手，两只手相触的刹那，啪地被静电打了一下，又急忙弹了回来。一个客人兴奋了起来，他冲着林先生说：哇！这么快就擦出了火花？保重身体，每个地方都放电吃不消的。接着又拍拍汲月的肩膀说：小姐，慢慢来，反正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他吃过药后一夜七八次没

问题。

汲月面无表情，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别搭理他，要不然多黄的东西都能流出来。林先生安慰道：有些台湾人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有谁动手动脚你跟我说，但不能直接跟客人冲突。你结婚了吧？哦，那就好多了，要是小女孩恐怕会吃不消。

车子直接拉着团队去旅游商店买御寒用品，林先生动员客人买了不少东西，汲月又换到两千多美金，情绪昂扬。晚上自掏腰包，花了二十多块钱买了两瓶酒，以领队的名义犒劳大家。客人热情地邀汲月一起同桌吃饭，一杯接一杯地敬她酒。差不多二两酒下肚的她心跳加快，面红耳赤，腿有点发软。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喝下去了，抽身想走，林先生紧紧按住她。汲月说：再喝就回不了家了。林先生说：先陪好客人，我还想换钱，很大的一笔，今晚我给你开房。

从餐厅到酒店的路上，林先生和汲月商量完叫早以及早餐的时间，便让汲月坐到座位上休息，自己拿起麦克风客串导游，他说的是闽南话，他边讲客人们边笑，汲月回头问他们笑什么，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汲月知道肯定和自己有关，也羞涩地笑了起来。

回到酒店，林先生给她开了陪同房。并亲自把她送到房间，帮她脱掉棉衣、棉鞋，投了块湿毛巾给她擦脸和手，像侍候一个患病的婴儿或宠物。汲月的头脑极为清醒，手脚也并未软到无缚鸡之力的程度，她乖顺地享受着他的呵护。林先生用手轻轻地触了一下她的脸颊，说：不那么热了，你这个样子很漂亮。

女人对即将发生的艳遇是有感应的，就像地震前的鸡鸣狗吠。从林先生的一双大手按住她那一瞬间，就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点什么。她喜爱导游这个职业，除了收入的原因外，就是它总能提供各种悬念。

林先生说，他要换点人民币，一万美金的，问价能不能给得高一点。汲月说最高就是八八五了，给客人的是什么价儿你都知道的。她今天跟客人都是按八三换的美金。林先生继续讨价还价，八九怎么样？

今天的汇率就是八九。汲月觉得还是对他实话实说的好。大家都是吃旅游这碗饭的，什么样的行情应该了解的，能让利到这份儿上，“情义”二字已是呼之欲出了。为了佐证自己的话，她拿出传呼，上面有小江早晨传给她的信息：今天的汇率是八九。汲月不敢肯定小江那里是不是会有这么多钱，她当着他的面给小江打了个电话。小江很兴奋地说有，马上就打车过来。

林先生显然很满意，他主动解释说自己向师大美术系的申教授买了一些画，申教授怕美金有假，只收人民币。你知道申季初吗？听说在内地很有名的。

大名鼎鼎的申季初。汲月心头一凛，怎么会不认识呢，小余的同事，又住在一个楼。要是在这里被熟人看见，总有点解释不清。好像酒劲才真正上来。有点晕。汲月说画画的我只知道徐悲鸿和张大千。但还是忍不住问他怎么会认识申季初。他说是经一位朋友介绍认识的，没见过面。他掏出电话本给申教授打电话，借此机会坐到了汲月的身边。他凝视着她说：你一点没醉。

被人戳破，汲月并不尴尬，她哧哧地笑了几声，索性坐了起来说，偷点懒喽，还用付小费吗？她半眯着眼睛斜瞥过去，那种目光很飞扬，像一股刮得没有章法的微风，让人乱翻心意。他领会了她目光里的内容，将脸贴了过去，轻声说女孩子都会塞乃（读 nai，撒娇）。他的气息里夹着浓浓的大股酒味，让汲月心动。

外汇贩子小江带着一个高大的男孩来了，大概是怕被打劫。汲月指着林先生对小江说按八八五给他吧。林先生换完钱还不忘叮嘱小江说：这么帮衬你，高一点给她噢！他一出门，小江和那男孩齐声夸赞道：你们这领队真明白事儿！小江把五百块钱交给汲月，往外走时又若有所思地环视了一下房间。

一个多小时后，林先生来电话说要去外面走走，在大堂等。汲月补好妆，容光焕发地下了楼。见了林先生，她问你的客人走了吗。林先生皱了一下眉，不耐烦地说，走了！和他女儿一起来的，拿着验钞器一张一张地验，很麻烦，点完钞票就走人，像个做生意的。

酒店就坐落在江边，隔一道防洪墙就是沿江公园。冬日的夜晚，这里早早地归于了沉静，连空气都清冽了许多，一座座俄罗斯童话式建筑已轮廓模糊，大大小小的船泊在岸边，在仿古路灯那收敛的光里显出了几缕落寞。只有远处公路大桥上流动的车灯，给沉默的江面增添了动感。汲月指着灯火阑珊的对岸说：我曾经在那儿当老师，教哲学。她尽量避免使用政治这个词。林先生问：现在为什么不教了？汲月说：现在下岗了，也就是失业了。林先生说：怪不得你那么忧郁。汲

月吃惊地说：你怎么会觉得我忧郁？从来没人这么说过。说完她佯作轻松地笑了一下，将眼睛躲闪开去，投向了远方。林先生没回答为什么，只看着她。他的脸部特征及肤色更像江浙人，嘴形很精致，刚刚刮过胡碴的下巴泛着青光。小余的父母是无锡人，但小余却没长出江浙人的清爽。

和所有亚热带人一样，林先生对雪充满兴致，专在有积雪的地方走，看见树根下的雪堆，便像孩子一样往里蹦。突然他抱起汲月要往雪堆里放，他的力量是那么大，一下子将她拔了起来。汲月尖叫一声，佝偻起双脚，放赖似地坐在了地上。他趁机捧起一大把雪要扬向她，临了又舍不得似的，扬向她头上方的天空。雪四散开来，落在脸上星星点点一下子化成了水，使汲月赤红的脸像刚浸过露水一样新鲜。闹完了，他们细心地给对方拍打落到头上发上或领子上的雪，大团大团的哈气在脸庞与脸庞之间热烈地绽放着。

林先生提醒她：要不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汲月说：我先生在广州工作，没在家。她撒了个谎。林先生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广州，还在这里带什么团哪？广州的靓女那么多……汲月装作轻松的样子说：距离产生美嘛。林先生说：那纯粹是胡说八道，小别胜新婚，久别就要出麻烦的，夫妻一定要在一起。小孩子哪？几岁了？汲月复杂地摇摇头，说：没要孩子。但随即又用欢快的口吻说：只要两个人彼此相爱就够了！她不想让他把自己想成一个怨妇，有家的男人多半不敢招惹怨妇，就像不敢招惹一条饥饿已久的蛇。

怎么会不要孩子哪？他停下脚步，温柔地看着汲月。是压力太大了吧？他摘下手套，两只大手紧紧地捂住了汲月的

脸。他的动作是那么自然，好像积聚了二十年的情爱终于得以表达。他的台味国语又低又软，即嗔怪又心疼，汲月听见心在颤动中四分五裂的声音。她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感受着那种久违的气息，隔着毛衣、围巾和硬硬的胸肉，她听见他健康的心跳响着粗砺的回声。

以后让我来心疼你，他吻吻她的脸。

他们挽着手走向酒店，直接进了咖啡吧，要了两杯意大利咖啡，慢慢呷着。一个菲律宾女歌手在演唱英文歌曲。

在抒情的乐曲中，他们随意交谈着。林先生说我爱听这首歌，很老的歌，听一首老歌总有好多故事在里面。

汲月温柔地一笑，点头。

我要为你点支歌。他要来纸和笔，还附上了一百元的小费，递给了女歌手。

菲籍女歌手将歌曲演绎得很有激情，汲月虽然听不懂它的内容，但她陶醉了，因为这是她为她点的歌，还因为歌名是《To love you more》。

他刮了一下她绯红的脸：你真漂亮，自怜自艾的漂亮女人尤其让人心痛。汲月，你应该多认识一些台湾的大老板，自己做点生意，我来投资都可以。

汲月压抑住内心的惊喜，平静地说：是啊，我想尝试一下。

林先生又为汲月点了一首歌《I do if for you》。

听完歌曲，两个人竟都有点不好意思——为这特别年轻的情怀。林先生说：我并不是随便为哪个女人都可以点这样的歌的，我和太太的感情很好，所以在台湾从不搞女人。但

男人又是天生的花心……他有点无奈地笑了。

听他大段地描述完他可爱的太太之后，汲月想自己遇见了一个高手。即使处于暧昧的关系中，女人衡量男人的道德标准也依然没变。能在心仪的女人面前褒扬太太，起码说明这个男人还不那么堕落。

勾引一个忠诚的丈夫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啊！汲月想。她笑笑说：台湾的男人不花心的少，尤其像你这样四十出头的。

我都快五十岁了。他认真地拿出身份证给她看。

汲月看了看，四十八。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许多。

他开玩笑说：这个年纪的男人多半又返老还童，进入第二春了。今天晚上能搂着你睡觉该多好。他终于提出了实质性的问题。

NO！NO！汲月俏皮地回应到，用英文既把拒绝的意思表达了，又不显得太正式，给他留着一线希望。

为什么？他哀求地问。

不和刚认识几小时的男人上床是每一个正派女人的原则。汲月半开玩笑地说。

吊我胃口？

是的，吊你胃口，希望你下次再来。

那么下次在泰国见面好不好？

我倒想去泰国，但内地的情况你知道，出国由不得自己。只要你来内地，我一定会去和你见面，天涯海角。

到时要睡在一起。

是的，睡在一起。

汲月没过多遮掩，她知道以林先生的职业与作派肯定是

经常和形形色色的女人打交道的，三招不过就能掂出她们的斤两。在这种男人面前，与其扭捏作态，还不如直抒胸臆，显出点知识女性的豪迈与自信来。女人多半爱在男人面前假扮天真，但殊不知自然天成的东西是最假作不得的。况且，过了不惑之年的男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正处于复杂阶段，他们比谁都懂得地久天长是什么玩意儿，费劲巴力地把一个女人从天真中拯救出来实在不划算，一个风流但不堕落的成熟女人才符合胃口。这个年纪的爱情以艳遇为主，但这个“遇”字，并非简单的随线就分、合则谋，“知遇”的成分占得更多。

从咖啡吧出来，林先生没有再要求去她的房，只是说睡不着就打电话给我。汲月没想到这个夜晚的故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结束了。本来，她的拒绝是温软的，有很大周旋余地的，她以为他们还可以再缱绻一会儿。戛然而止，使她的欲望又熊熊燃烧起来。经过自己的门口时，她牵住他的手臂，这挽里含有几分哀怜。走廊的监视器探头正对着他们，汲月坦然地看了它一眼，她感到自己飞速地爱上了他，是那种年轻蓬勃的、想让全世界知道的爱，全无偷情的晦暗。

半夜，她几次想打电话给他，听见敲门声，但不是敲自己房间的，心里便有说不出的怅然。她不否认自己想从这爱里攫取点什么。可是又能得到什么呢？男欢女爱本来就是一场必散的筵席，只求轻轻松松快快活活，如果非要把责任希望这类沉重的问题搅和进来，会改变味道的。一夜风流你能指望它承载多重的分量呢。

早上不到六点门铃就响了，汲月雀跃着去开门。

他一把将她抱上床，问：睡得怎么样？

没怎么睡着，想你。汲月如实说。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这么大一张床，搂在一起多舒服啊。他充满遗憾地说。

汲月问：你还什么时候来？

一定来，十二月十号有一个团，到时你做全陪好不好？说准了到时必须睡在一起。

说准了！汲月坚定地回答。

林先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如果你对旅行社这一行感兴趣我们将来可以联手来做，我出资金，但最好是在上海或杭州这样的地方，那儿的台商多，光是办理飞机票这一块就很可观。记住以后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

汲月默然一笑算是表示回答，她几乎对这种天翻地覆的际遇有点难以置信，怕它不是真的，怕它是个陷阱。

你想要点什么？林先生问。

什么也不要。

林先生笑了：什么也不要的女人最难对付，一旦要了，就是你给不起的。

那就要一点吧，免得你心理负担重。要什么……要你
Love me more。

叫早铃声已响过，隔壁传来放水洗漱的声音，走廊里已经有人往外拿行李了。

林先生紧紧搂住汲月，这用力地一拥使离别产生了牵肠挂肚的悲伤。汲月，你要生一个孩子，没孩子的家只是个空壳，有了孩子才有了核儿，才会长肉。I do if for you。他耳语道。但是他没吻她，汲月早上那么用力地刷牙，满嘴里还

残留着“黑妹”牙膏的清香。

接下来就是大半天急三火四的行程，林先生又恢复了严肃。

团队是下午三点的火车前往下一站，检票了，有人还在厕所里，出来时不紧不慢地洗着手。站台里满是导游的旗子，下车的人流和上车的人流淤塞在一起，火车催命似地鸣笛并扑扑地冒着巨大而短促的白烟。好容易将团队带到最后面的软席车厢，客人们乱作一团找不到座位。汲月挤上去帮他们找座位，驱逐那些没票占座的人。林先生在接行李，因为对寒冷的北方有备而来，客人的行李都是巨大的。行李员费劲地把它高高地垛在车厢的连接处。又一拨人汹涌而上，林先生偏侧着身体递过小费，汲月从颠簸的人头上接过钱，紧张使两个人都忘了放松神情，只是挥挥手，林先生就赶紧转身去照顾那摇摇欲坠的行李去了。钱没按常规放在信封或红包里，四百，算多但不算很多。除了一张名片外，她没有任何他的信物，连个红包都没有。这钱是早晚要花掉的，上面的气息与指纹也将随着在天涯海角间兜兜转转。

本应优美而伤感的别离……

女人有爱就快乐。这爱一叶障目，签证、房款、下岗等尖锐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了，对小余也隐约有了体谅。

老吴和林先生都无法给她婚姻。男人出来鬼混并不是要以放弃家庭为代价的，他们总想鱼和熊掌兼得。但这种关系给她提供了一个关照自己婚姻的新角度。这种婚姻形式有它的妙处：体面又有自由度，它像摆进玻璃橱中的瓷器，雅致精美，具有较强的观赏性，破损的概率不大。而汲月需要的

是无需落实到柴米油盐上的爱情，同样要有观赏性，是呼啸而来的箭、是挂在天上的虹、是打在窗上的雨、是夜半时分的电话铃声。

电视里一个金发女人说：我给他爱情，他给我温暖，我是职业情人。

看来什么都可以做职业的。汲月想。职业情人，多好。

由于暖流，城市里不见了冰天雪地的模样。天空晴朗，房顶的雪已融化，雪水顺着房檐滴答着。一切都是春天的繁荣气象，烤地瓜与糖炒栗子的香味飘满街头。女孩们抓紧时间享受这不多见的暖冬，穿起长裙，兴高采烈地走出家门。

这样的阳光使汲月想起了亚热带的南宁，还有高大雪白的神秘女人张洁。

海子说：当年基督入世，也在这阳光下长大。

因考虑到和林先生的会面，汲月花很多的时间在逛街上。逛街会激起女人的两个欲望：减肥、傍大款。一个“卡地亚”女包就花去将近两千块，内衣上又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连文胸带羊毛的内衣内裤，又花掉五百多块。汲月盘算着如何能向老吴收回成本。她是不会向林先生要这笔钱的，在林先生面前，她是个独立的女人，她对林先生是有爱的，爱情是个易碎的东西，要小心翼翼才行。而对老吴这个替补，她尽可以耍些小孩子的蛮力与粗鲁，有没有形象都无所谓，随时可做杀鸡取卵式的了断。汲月花了五块钱给老吴买了一双毛袜子，当然这是一出小把戏，有抛砖引玉的意思。从财力上看，林先生不及老吴，但他毕竟年轻，有个美满的家，所以不会将自己箍得太死。林先生对她也有利用的成分，这样更

好，相互利用就有了一块共同的土壤——用来培植根的地方。这样才会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远比空洞的爱情来得扎实。

有爱的女人，平静、宽容、美丽。几天来汲月甚至忘记了美国，忘记了下岗，只有巨大的喜悦充溢在心头。她简直对生活产生了一种满足感。再有一个多月她就三十五岁了，三十五岁还要漂泊的女人是心酸的。虽然父亲早逝，但在能干的母亲的庇护下，也是丰衣足食，没有特别为钱发愁的日子。到美国去，需要重新开始艰苦的人生，住地下室、刷盘子洗碗、远离家人……人近中年，世道沧桑，声色犬马领略得不少，生活的磕磕绊绊磨练了她的韧性与耐力，但同时也告诉她一个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曾经的万丈雄心只能说是年轻时的不知天高地厚而已。她做不了孤注一掷的赌徒，她是最舍不得生活的枝枝蔓蔓的小女人。这个年纪的女人，最怕的就是 nothing。

其实，女人既不想做鹰也不想做船，女人最大的心愿是做一棵树，扎在一个土壤肥沃雨水充沛的地方一劳永逸地生长。

老吴将在十二月八号到达，而林先生却一直没来电话。汲月甚至担心会不会是两个团合并在了一起。这个假设使汲月烦躁了起来，这样的巧合百年一遇，但也并非没有可能。她仔细地校对了两人的地址及地区代码，一个台北的一个台南的，南辕北辙，应该是不搭界的。

八号早晨，老吴从北京打来电话，问汲月晚上可不可以给找几个女孩，朋友们要玩玩。由于他的国语不好，怕说不

清楚，就让身边的一位高先生跟她讲。平常带团，汲月是不答理这事儿的，有损人格，万一出了事名声扫地。但为了老吴，而且又不是她本人接团，也就无所谓了。她开口报价每人五百二，姓高的很爽快地说：告诉她们六百好啦，你也有八十块的折头好赚，我们去你那里消费，也是捧你的场，所以你要同姐妹们讲清楚做得尽力一点，不然吴先生也没面子。

初始，汲月只对他居高临下的傲慢不满，愤愤地说了一句：要不是吴先生，谁管你们的烂事！放下电话一咂摸不对味，姓高的显然把她当成“鸡”了，心里顿时生出对老吴的不满。

晚上六点，汲月来到酒店，询问前台，团队还没到，大概游览景点去了，便坐在大堂里等。汲月有时就想，自己的前生一定是个酒店的女侍，每天四处地擦呀洗呀，熟稔这里的一砖一石，她的灵魂挟带着酒店的气息，在汲月的周围散发出久远的芳香。

第一次进大酒店是十年前的事，当时是出全陪，到外地接团，同去的还有三个女伴。走进外乡的酒店竟是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她的同伴们则兴奋地左拍右照，光是大堂就耗去了半卷底片。然后就大肆搜罗一次性牙刷、香皂、浴液、信封、火柴、茶叶、擦鞋布……汲月不同，她对小便宜的克制与漫不经心，使她保持了一种高贵。酒店之夜她几乎都是后半夜才上床，居家的夜晚是最家常最没特点的，一千个夜晚也差不多是一个样式。而每一个酒店之夜则是别有风情的。

等了一个多小时了，还不见团队的影子，看看表，已经八点半了。汲月有点坐不住了，到前台问了一下，说确实有

一台湾团，但现在还没到，行李也没到。老吴他们的飞机是午后的，不到两个小时就可到这里，行李不可能随客人在一起应该早已被送到才对，会不会是飞机……她真心诚意地为老吴担忧起来。要了民航的咨询电话，因为不知道航班号，只问了一句从北京来的航班是不是正点，得到肯定答复，心松了下来。看来没有坠机事件。

将近九点半老吴的团队才到，老吴小跑过来连连作揖，抱歉抱歉！他穿着呢子的西装西裤，透出了几分老牌绅士的儒雅。名牌的东西就这样，穿上了，就由不得你不像样子。瞅着汲月，老吴笑得很灿烂，下面的一排假牙是金属制的，发着黑灰的光泽。头发稀疏，有了一块不小的“地中海”。

你没穿棉衣？

够了，我一直坐在车上，反正景都看过了。老吴解开西装扣子，拍拍里边贴身的鸭绒坎肩说。看着他的老，看着他的单薄，那份执着的分量加重了。

几个比较年轻的人过来和她握手，熟稔地叫她“汲小姐”，看来一路上老吴没少显摆他俩的事。

进了房间，老吴拿出一千块钱来，汲月不要。老吴有点急，你嫌太少了？这是见面的规矩，还有的，你明白吗？他的笑容里有几分谄媚，让汲月心生厌烦。老吴将钱塞到她的包里，又忙不迭地拿出剥皮辣椒，辣椒用塑料瓶子装的，清汤清水的，不是汲月要的那种，但她装着很感兴趣地欢呼了一声，算是给老吴一点面子。老吴受到鼓励，拉住汲月的手连声说：我像你！我像你！他的手粗而硬，摸上去有隔着一层的感觉。像老吴这种年纪又不会讲国语，尤其是南部的人，

多是台湾的本土居民，世代过着农耕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脚整日插在稻田里，背在溽热的阳光里沤着，扶着铁犁的手磨出了一层再也磨不下去的老茧。他们勤力地耕种，精心照管鸭塘，可他们生活的字典里写的最多的仍是“辛苦”二字。有一天城市向他们逼近了，他们的田野和池塘逐渐消失，成为高速公路、厂房或写字楼。政府征用了他们的土地，也给了他们慷慨的补偿。日子前所未有地蒸蒸日上，他们脱胎换骨，经商、开工厂、出国旅游、养二奶……依旧的只有那满手的老茧和一口固执的乡音。

汲月拿出给老吴买的袜子让他穿上，老吴简直受宠若惊，连声说舍不得穿要拿回去镶起来，然后挂到卧室里。汲月说没听说谁把臭袜子镶起来的。她拿着袜子试着在墙上比量了一下，这一比量才发现一只袜子比另一只足足长出一寸！她气愤地把袜子扔进纸篓里，老吴又捡了回来，笑着说：一样是珍品。

一阵敲门声，是行李生。汲月扭转身子去打电话，她不想让他们看清自己的脸。导游和行李生不免要接触的，有了印象就很麻烦。真艺发廊那边已空出了床位，叫他们赶紧去。

老吴的朋友们高声大气地来到房间，他们普遍比较年轻，争先恐后地和汲月热烈握手。老吴装出非常气愤的样子叫他们不要握得时间太长。原定只去八个人的，但六位和太太一同来旅游的也非要去，汲月只得通知发廊再尽快腾出六个床位来。

老吴一个接一个地收钱，他点钱的手格外灵活。朋友们开始打趣老吴，不时地发出大笑，虽然说的是闽南话，但汲

月知道他们说的肯定和自己有关。她不瞅他们，也不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近在咫尺的电视，一个劲儿地想：他们在说我什么？他们怎么看我？她不会跟老吴去下一站的，和他们不是一类人，而且是融合不了的两类人，她没法刀枪不入。落寞地坐在亢奋的人群中，心里满是对林先生的想念。

进真艺发廊一打眼你就知道里边是做什么的了。长条形的店面宽仅两米多，靠墙三个洗手地油腻腻的，没有通常发廊里的冷烫精味、刀剪和碎发。只是在巴掌大的桌子的侧面挂上了一把吹风筒，地上七零八落地放着几只圆凳，像模像样立着的收银台上除了一个茶杯外，什么也没有。后面是一扇紧关着的门，奥秘在门里。呼啦一下进来十几个人，发廊的空间立刻局促起来。

只有七八个空床，为了不让到口的生意跑掉，他们谎称十四个床位已经搞掂。跟这种地方没法理论什么职业道德的。老吴的朋友们也都有点不高兴，他们想数管齐下。领班小红招呼出一群打扮得跟“圣诞树”似的小姐来，狭小的空间立时充满了欢爱场所特有的喧哗与骚动。汲月心急如焚。真艺发廊地处中心地带，这黑茬茬的人堆特别惹眼，出了事真正兜着走的是自己。汲月建议将小姐带回酒店去，几个和太太一同来旅游的坚决反对，终于有五位架不住小姐的诱惑，进了里屋。剩下的几个抗议似的一声不吭。汲月背对着他们傲慢地站着，心中在酝酿着一场袭向老吴的风暴。她的气质、衣着是和这里截然不同的两个路数，更有了曲高和寡的孤独，走进来的嫖客都不免多看她几眼。四五十分钟后，几个人陆续出来了。大概是看老吴的面子，较温和地抱怨小姐的手法不

够好，欠缺耐心，床铺不干净等等。

汲月走进里间和小红结了账，老吴则把没做的人的钱退了回去。不知是意犹未尽还是想甩开老吴和汲月，他们悠闲地聊天、吸烟。看在老吴的份儿上，汲月给他们介绍了附近的“名模夜总会”，她并没有跟他们一起去的意思，只想给他们指一下路，但他们默契的没一个人吭气，没一个人动地方，怕再一次被当大头似的。汲月和老吴便灰溜溜地出了门。

坐在出租车里，汲月没和老吴说一句话。已经是午夜一点多了，这样的时间没法再回家了，愿意不愿意都要与老吴过夜了。一进房间，老吴连连道歉，汲月冷着脸问：他们有什么可不高兴的？老吴说：不会的，不会的，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没有不高兴。那你道什么歉？汲月不依不饶，窝了一肚子的屈辱，开始向老吴开火。

由于怕惊扰隔壁，她不得不放低声音，这本已使攻势打了折扣。有些话老吴又听不懂，不得不时常停下来解释某一个词或字，这样就影响了她本应气势如虹的陈述，愤怒也变得支离破碎了。闹着闹着，也觉得没劲了，老吴千里迢迢来赴这一夜的幽会，本已有些可怜了，天又这样冷，人这样老，何不互相善待一点呢。

床上之事，老吴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毕竟久经沙场，极力在手法上做些弥补，借此表明自己老而弥坚。汲月也不戳破，两人都没睡意，不停地聊天，喝花旗参茶。

老吴的皮肤是微温的，布满了细密的褶皱，好像轻轻一剥就会从骨头上蜕下来。但触上去倒蛮滑腻的，有点像剥去鳞的死鱼。

其实他们更像是屏幕上下两个人，看似面对面的，其实是自说自话，一个只管演一个只管看。由于语言的障碍，理解是囫囵吞枣的，也无需费力去猜，这个听众即形同虚设又如此重要。她讲她的小余，他谈他的产业房子和车，间或谈起太太孩子，他和太太多年以前就不住一个屋子，她很胖，整天不停地嚼槟榔。汲月突然想问老吴那条珍珠王项链是给谁买的，但终于没问。几乎一夜都在聊天，两个人对国语或闽南语的领悟能力得以超想象地发挥。汲月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话同老吴讲，在老吴面前，她是敞开心扉的，多龌龊的隐私都敢泄。

老吴真的是老了，有时听着说着就发出了鼾声还夹着嘶嘶啦啦的哮喘。他的皮肤、方言、黑灰色的假牙还有带着焦糊味的花旗参茶，都让她分外隔膜。说不定哪一天，他这样躺着躺着就过去了，心肌梗死或脑出血一类的老年病。汲月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突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她起身看看老吴，装着无意似地轻轻碰了他一下，老吴并未睡实，马上精神奕奕起来，重又进入话题。再富有的人走向暮年都是伴着凄凉的，走进老吴的生活也就意味着自己过早地去感受这种凄凉，这越走越黯淡的前景能给予她什么灿烂的未来呢。

怕遇见熟人，汲月决定早点离开酒店。她洗完澡，老吴也已经起床了，在喝花旗参茶。精力和话题都透支完了，两人多少有点麻木，冷了场，屋里很静，只有空调暖气呼呼地响着。汲月在唇上涂了一层厚厚的口红，以避免再去碰老吴的假牙。

听说汲月要走，老吴明显不高兴了。他说：汲月，你太

不给我面子，朋友们都知道你要跟我一起去下几个地方的。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跟不跟我一起去？钱不是问题，我不会亏待你！

老吴的强硬让汲月心里舒服，她喜欢有霸气的男人。但他俩不会再有下一站了，她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紧回家。

你愿意我留在这里吗？老吴问。

汲月不想再和他兜圈子了，笑着说：唉！这儿这么冷，早晚还是个散，别神经病了。

老吴拉过汲月的手说：你知不知道，上次被你骂了一句神经病我两天没睡着觉，当时就想为这句神经病我也要去找你。连我的太太都觉得奇怪，她问我那么冷的地方为什么不到半年要去两次。要是单纯为找女孩子解闷，台湾、澳门、珠海随便挑拣，不必花这么大的气力。你也都看到了我对床上的事已不感兴趣了。如果想去台湾就找我。

虽然不爱老吴，但心里也还是有些不好受，禁不住勾起自己被情灼伤的记忆。

老吴拿出一千块钱来给汲月，疲惫、无奈加剧了他的苍老，人像突然矮小了许多。汲月心中添了几分怜意，她没推辞，这点钱对老吴来说只不过是昨夜买单吧，九牛一毛的。他们只投资那种立即产生回报的感情，按质论价，办多少事付多少钱，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汲月没和老吴一起用早餐就打的回家了。

已经十二月下旬了，林先生还没来电话。老吴走了以后没有再和汲月联系，两人都默契地从对方的生活中隐退了。可

汲月的感情非要落实到一个人身上不可的。她手机日夜开着，家里的电话开通了国际长途。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她决定往台湾打个电话。林先生的手机始终关着，汲月自己也记不清打了多少次了，她几乎怀疑号码不是真的。她还注意到宅电和旅行社的号码是一样的。台湾有很多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旅行社，先生为董事长或总经理，太太则兼任秘书一职。汲月先打好两套腹稿，万一是他太太接的电话应说什么。果然是一个女声，很职业地说了一声：你好，宇达旅游。汲月用尾音拉得很长的台味国语说：请找林先生。没遭到任何盘问，稍等片刻，林先生接了电话。听说是汲月，他惊讶了一下，有些语无伦次：我刚从国外回来。生意好吗？你公司的传真没变吧，那好，过些时候我就将团费汇过去，那就这样，给杨经理代好，Bye—Bye！

爱有多消魂就有多伤人。放下电话，汲月的心空了。他显然没在乎她说什么，而更在意他太太听什么。其实这种艳情本来就是人生的一个过场，自己偏要狗尾续貂。真的是老了，竟为一次寻常的逢场作戏激动了那么久，他可能的确是个忠诚的丈夫，他为自己开房也仅仅是怕换到假币。汲月不愿相信这种猜测就是最后的答案，她像过录像带一样寻找驳斥的证据：他说 I do if for you 。他说记住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他说到时要睡在一起……可这些疼爱与呵护今后却再也享用不到了。人生之事真是瞬息万变，昨天你还觉得全世界都在自己手中，可一觉醒来才发现原来只是春梦一场。那被润色了一万次的情节，像只渐行渐远的河灯在红尘往事里忽明忽暗。地球真是水的星球，一切都是漂浮的，那究竟有没

有靠得住的东西呢？

圣诞节前收到小余的贺卡还有信。信写得很用心，可能脱离母语太久了，好多词都用的英语，错别字也多。但可以看出小余的心情已不似从前那般灰了，各方面都有了转机，换了一部新车，住址也变了，现在可以在家里做饭了。信的最后他幽了一默说惟一不想换的就是太太。他说给汲月寄去几套衣服和一只手袋，不知包裹收到没有。他留下了地址和网址，落完款后，他才羞羞答答地提到房款的事，说要还叔叔的钱，另外正打算为汲月办理赴美一事，手头紧张，希望能暂时向她母亲借点救急。

虽然来信并未解决汲月的任何实际问题，但给心情黯淡的她以不小的安慰。她找出前几年小余寄来的圣诞卡，音乐都是“铃儿响丁当”，而今年的则是“可爱的家”，不知是巧合还是别有心意，看来美国把小余也熏出了点浪漫情调。她仔细地品味着信里惟一和自己未来命运有关的那句话“……正打算为你办理赴美事宜。……”又是一个将来时！

但不管怎么说小余还在为他丈夫的角色尽力，经过了和老吴和林先生轰轰烈烈的艳情后，汲月心境又回复到一个“空”字上，只是这个“空”空得纯粹了，不似从前浮满泡沫。信她读了好多遍，每读到“现在可以在自己家里做饭了”的时候，鼻头总会一酸，仿佛看见巨大的蒸气像隆重庆典上的烟火快乐地蹿向天花板。家的概念在汲月的头脑中第一次这么朴实，素面朝天的女人，只穿着短裤、露着满身汗毛的男人，馊了的炒瓜片儿味，一堆待洗的衣服。这个包罗万象的家粗糙得如同锅碗瓢盆，天天都能听到生活在上面对敲敲打打

的声音。

四张贺卡同时打开，薄薄的声音刮着耳鼓，在房间里热闹地乱作一团。

包裹单第二天就到了，汲月当时正和同学华凯在家里吃饭。两个女人热烈地欢呼起来。由于是国际邮件，要到邮政中心去取，离汲月家很远，华凯一心想做美国时装的第一观众，也要跟着去，两个人便迫不及待地打了辆车。一路上，谈论的全是CD呀范思哲呀BALLY呀，饶舌的出租车司机也不断凑趣，问她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两个人一起说没工作，下岗了，车费能不能免点啊。司机说：大姐，要说你们是下岗的，那也肯定是主动下岗，傍上大款了呗！两个女人由于心情太好，竟全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包裹不大，一尺见方。在营业厅里找了个角落，汲月掏出备好的裁纸刀将包裹就地开封。一件接一件地抖搂完之后，两人面面相觑，傻了眼。这些衣服全都尺码过大不说，样式也俗不可耐，那件连衣裙花色还可以，但质料太差，腈纶的，噼噼直起静电，一个劲儿往手上沾。最让人目不忍睹的是粉色的上装，类似八十年代初流行过的猎装，四个兜，锃亮的铜扣。所谓手袋其实只是化妆包，没巴掌大。为了安慰汲月，华凯拎出那套运动服说这件还可以，就是稍大了一点。汲月蹲在地上，茫然地问：你说他是给哪个太太买的啊？由于极度失望，她根本没注意到自己的姿态是如此的不雅。

再把这些东西往纸箱里放时怎么也塞不进去了，汲月气急败坏地说：算了，不要了！拿回去有什么用？连农村亲戚都不会要。要买就买好点的，全是跳蚤市场的破玩意儿，打

发灾民哪！华凯劝道：别啊，人家一片心意，那儿可能也难找小码的衣服，欧美人都是巨型身材。她到别处要了一只塑料袋，把衣服装好，抱在自己怀里。

小余的抠门儿汲月是早有领教。追求汲月那么多年，小余只送过她两样礼物：一块“德芙”巧克力，一条用相思豆做成的项链。每次都是临出门前突然转身塞给汲月，然后逃之夭夭，那局促里既有厚道也有些猥琐，好像塞过来的是炸弹或避孕套。

由于失望，两个人再也提不起摆谱儿的兴致了，悻悻地坐公共汽车回家了。

圣诞节那天正在接团，小余的同事徐舟打来电话，说现在根据国务院的精神，高校也在裁员，出国留学逾期不归者，都在被裁之列，寒假之前就要结束这项工作。

汲月语无伦次地讲着解说词，但脑海里不断想着裁员的事。幸好是个香港团，听不大懂国语，汲月不用讲得太多。

小余当时出国是按自费留学将来回校工作这个条件而保留公职的，但当时没和学校签订正式的合同，更没交抵押金，因为根本没打算回来。像小余这种情况各高校有很多，领导也是心知肚明，只是有风吹草动的时候，难免在他们头上开刀。小余已经政治避难了，工作要不要也都无所谓，关键是房子的剩余产权款还没交，学校有权收回的。

当初，汲月迟迟未下定结婚的决心，恰巧小余的学校分房，借着这个缘由，两家老人出面最终促成了婚事。交房款时，小余家的人包括汲月都犹豫了，因为出国一事已见规模，他们抱着广种薄收的想法，分别申请了美国、加拿大、新加

坡。当时新加坡一家公司对小余面试后很满意，已通知了去北京培训的时间，经济上已是力所不支。小余的父亲退休后一直在无锡的一家公司干，公司给了一套房子，老两口肯定要在老家无锡度晚年了，这儿的一套正好给汲月他们住。小余便以楼层不好为由想将房子转给买不上房的同事，这样可白得一万块钱。只有汲月的母亲坚持必须买房，她对小余和汲月说：先买房，出国的钱实在不够我可以向舅舅给你们借。房子还怕多么？地点也不错，以后肯定要升值的，等你们俩都出了国再卖也赔不了。

小余家虽然不那么乐意，但无奈当初是借买房的名义结婚的，只好照办。汲月知道母亲是替自己留条后路，但她已是个生活在别处的人了，母亲非要买这个房好像要把她框住似的，很不吉利，所以对母亲的杞人忧天颇感不耐烦。母亲正告她：你不要指望小余家的那套房子，那是他父母的，不是你的。

汲月说这才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母亲冷笑一声说：有活路的时候为什么偏要往死地走？你以为任何人都能绝处逢生的？女人可以没家，但不能没房，没家没房的女人比丧家犬还惨！母亲悲怆的表情将汲月震慑住了。她现在着实佩服母亲的远见卓识，和小余结婚以来可以说是败招连出，惟一可圈可点的就是这两居室的房子。当时刨除小余教龄学历等方面的优惠还不到三万块钱，并包括地板块、瓷砖、厨房壁柜等小装修。

汲月心乱如麻，中午几乎没吃没喝。她打电话给徐舟，叫他帮忙问一下房子的事。下午，徐舟回电话说：如果小余不

回来，学校肯定是要收回房子的，还是要先同学校周旋，起码等房产证拿到手再说。她让徐舟给小余发一份电子邮件，自己在大脑里急速地想着对策，一边还得强颜欢笑地对付客人。

晚上九点半才将客人安顿好，北方的圣诞节没什么热闹可言，走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汲月感不到冷也感不到饿也感不到疲倦。看着被路灯拖长的影子，心中只有凄凉。一个乞儿迎面走来，一脸与年纪不相称的冷漠。两个孤孤单单的人擦肩而过，汲月忍不住回头看了看他，她跑过去摸摸他的脸蛋儿，塞给他十元钱，转过身时已是热泪盈眶。

徐舟家和汲月家楼挨着楼，汲月打了个电话，知道两口子参加朋友聚会才到家，于是就上去了。徐舟的爱人小方是师大出版社的，和汲月两口子都很熟。由于徐舟的教龄比小余长，学历职位都比小余高，爱人又是同一个单位的，所以住的是三室二厅，装修得富丽堂皇。

你真有福。她由衷地对小方说。

小方知足地笑了：当初跟他的时候也没想到能有现在这样。人都说穷得丁当响，他连这丁当一声都响不出来，什么也没有啊！一双五块钱的塑料凉鞋坏了还得粘粘再穿。我跟他整整住了三年男生宿舍，九点以后就不能出门了，那帮男生光膀子穿个小裤头在走廊里走。不怕你笑话，晚上小便只能往便盆里撒，夜里那声儿特别响，自己都不好意思。早晨四五点钟趁没人再出去倒了。夏天开着窗还好，冬天一宿那味儿！我跟你遭多少罪啊！她撒娇地捅捅徐舟。

徐舟说：别不知足，我那也是端屎端尿的侍候你三年哪。

后来就住筒子楼，六家人共用一个厕所，半夜都得穿得

整整齐齐的，上完厕所这困劲儿也没了。小方接着说。

行了，人家汲月有事呢，就听你忆苦思甜了。三个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这事还得让系里出面为好。徐舟说明天再跟系主任商量一下，摸摸大致情况，如需要小余那边出什么手续，他会直接给小余发 E-mail。

临走换鞋时，汲月注意到鞋架子上那双恺撒男鞋，至少要一千多块，心想徐舟真是鸟枪换炮了。两口子一起送汲月回家。小方说：汲月，我要是你就让小余回来，或者你赶紧过去，这样时间长了对谁都不好。再说我并没觉得国外怎么好。徐舟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到上海去接他，人家那些小日本都那么清清爽爽的，啊！这位先生可倒好，胡子拉碴的，头发把眼睛都遮住了，一个劲儿地用手往上撩。本来预计见面要亲热一番，问候问候，可一看他那样，我就来气了，我问他：怎么不理发？他说日本理发太贵，攒着回来一块理。气得我火冒三丈：钱有攒的，头发还有攒的？人也得活出点精神来呀！世界上有再多的美味，也只有一个胃，有再多的娱乐，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时。与其在外面捉襟见肘的，还不如在国内体体面面的像个人似的活着算了。再说男人独自在外时间长了……

可能是为了安慰汲月，徐舟赶紧说：要是能在国外稳住阵脚当然更好了，国外的条件确实是国内没法比的。

回到自己家里，气氛顿显单薄了。鞋架上没有大码的男鞋，卫生间里没有男人的剃须刀，只有床上挂着的巨幅婚纱照才说明了这个家庭的结构。照片上的一对玉人实在是太精致了，失去了日常的温馨，超凡脱俗地俯看着人间。徐舟两

口子似乎对汲月有种隐隐的可怜，其实汲月并没强烈地感到没有男人的家有什么不妥。每种生活方式都有各自的长处，她对小方的生活挺羡慕，但又不情愿把自己的生活否定个一无是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看来俗世的理想真的难与天命抗违。有的女人无奈地嫁鸡随鸡却不小心骑上了一条龙，有的一心攀龙附凤却只拣了一条虫。

圣诞夜小余会去哪儿狂欢呢？也可能独自一个人，胡子拉碴，头发老长，满脸的冷漠？汲月真诚地为丈夫难过起来，第一次感到这么强烈的思念。她想起了小时候小余经常带着她和余静去捉蜻蜓，回到家后用蜡烛烧着吃。

操起电话拨了一长串的号码，电话通了，她这才想到在美国还是白天，没到圣诞夜呢。正要挂断，突然一个女人的声音：喂——汲月第一反应是要放下电话，随后马上意识到这是在给丈夫打电话，她理直气壮地反问了一句：你是哪位？

我是他妈妈。你是——噢，汲月吧！几乎同时都听出了对方的声音。

您什么时候到的美国？汲月惊异问。

婆婆显得有些慌乱。答非所问地：啊——哈，叔叔的小儿子六号结婚，我们就都来了。

还有谁去了？

就我和你爸爸，就我们两人来参加婚礼。余强啊？他出去了。等他回来我叫他打电话给你啊。好、好，再见。

放下电话，天旋地转。

婆婆为什么不敢说什么时候到的美国？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汲月找出小余给她的圣诞卡，五号写的。这么说他

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父母已经在美国了，为什么只字未提？余静——对！余静肯定在那儿！不然婆婆不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强调两个人。汲月对这一点与其说是一种女人的直觉，不如说是对对手的高度警觉而产生的敏锐。她知道以余静的脾气，家里的事肯定都要掺乎一把的，包括小余对她的策略都是余静一手策划的。难道仅仅是去参加叔叔儿子的婚礼，还是另有阴谋诡计？

还有一个女人，很胖或很矮，长得不漂亮，但有绿卡，有住房，和小余同居二年以上……或者是个长着酒糟鼻的拉美人，和前夫有三个孩子。她穿着水磨蓝的棉布衬衫，系着带卡通画的围裙兴高采烈地给全家人烤冬瓜馅饼或戴着胶皮手套切洋葱。余家全家人都喜笑颜开地盯着她。这个夜里，汲月被自己假想出来的这个女人折磨得身心俱裂。千百种想法从汲月的脑海中闪过，她像一个侦探一样剥开表面的蛛丝马迹去寻找事物的实质。

为证实自己的推断，一早她就往余静家打了电话，小杜接的，说余静外出了。他体贴地说如果有事，你放下电话，我打给你。

小杜打来电话，汲月问余静什么时候回来，小杜说大概要半个月吧。

汲月语气平静地问：余静是去美国了吧？

小杜尴尬地咳了一声，坦率地说：对，是去美国了。

嫉妒以及被遗弃的屈辱使汲月哽咽了。看来这个家只有我一个外人，不是商量要休我吧？那为什么这么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由始至终他们没拿我当家里的一员来看待。

小杜赶紧解释：不是那么回事，你也别太多心了。老两口早有心去看看儿子，特惦记着。叔叔给发的邀请函和经济担保，手续办了快半年才批下来。没说刻意想瞒谁，可能是隔得太远，交流少。余静呢正好我们公司刚同美国有了些业务，她持的是公务护照，所以批得特别快。本来是去洛杉矶，但是怕两个老人都不会英语，路上再有什么事，就一块去旧金山了。余强一知道他们要去旧金山，马上就说能不能把汲月也一块办过来，我们都还和他开玩笑说成天光想着媳妇了。他们不告诉你可能是怕你心里难受，这么多年都没去上。

汲月不想表现得太失控。她说：小杜，你也算是个外人，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心里会怎么想？

小杜理解地说：不高兴是肯定有的。

小余给我来信也只字未提，余静前些日子打电话还让我去深圳的，这难道不是刻意相瞒？去美国凭的是能力和财力，去不上只能怨自己。不过同事邻居谁上美国还能打声招呼呢，一家人又没什么过节儿，我是个丧门星？这几年怎么过来的想想都后怕，嫁到他们家四年了，反而一无所有了。工作没了，房子也快没有了。汲月禁不住抽泣起来。

房款还需要再交多少？两万够不够？小杜问。

不用，我自己想办法。

别客气，你把确切地址告诉我，我给你寄去。这钱你什么时候手头宽裕了，什么时候还我。

放下电话，心情稍缓和了一些，不管怎么说小杜这个人还不错。突然，一个念头蛇样地咬了她一口，去追求小杜！她被自己的邪恶下流吓了一跳，呸呸地冲天吐了两口，像要把

它完全赶走。

来到酒店，客人都吃完了早餐，汲月匆匆地吃了片面包便赶快上车了。中午将团队送走，顾不得去报账，便直接来到母亲家里。母亲听说汲月没吃饭，赶紧进了厨房，但估计到女儿肯定有事，只简单地炒了点米饭。虽然早上只吃了片面包，但感觉不到饿，炒饭里又放了太多的油，一看就腻了，勉强噎了一口。

母亲警觉地在女儿脸上扫视着。汲月本想整理一下心情，平静下来再同母亲说，但无意中触到父亲的遗像，泪水夺眶而出。母亲拿起毛巾给她擦泪，自己也禁不住哭了起来。自从父亲去世后，汲月几乎没在母亲面前流过泪，她不愿意给本已很多悲苦的家再添伤感。汲月断断续续地把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听完之后，母亲如释重负。她镇定地对女儿说：先办房子的事，一会我去银行取钱，该花的地方就花，无论如何要把房子保住。其他的事你就别管了，美国又不是哪个人的，谁有能耐谁去。唉，你要是有个孩子，这房款的事他们家能置之不理？为了孩子，小余也不能瞅着你下岗吧。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最要紧的是你自己得抓紧学点东西，该进修进修，学学电脑、英语，如果你自己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稳住阵脚，就是自己过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你是有能力的，关键是入错了行，当初就不该学什么政治思想教育，你的个性根本不是搞政工的料。那时你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就听小鲁的。小鲁现在做什么呢？

早就去新加坡了。

太太是哪儿人？

哎呀——早都没联系了，又谈他干什么？汲月有些不耐烦了。

我不是担心你没有专长嘛。我要不是有会计这门专长，你爸一死，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等小余来电话，你要好好跟他唠唠，不能因为电话费就总打马虎眼哪。但如果你一接电话就跟他吵，他还能愿意给你来电话吗？这事你也就别再提了，不依不饶反而降低自己身份。你在小余面前也是霸道惯了，好话不得好说，现在的小余可不是以前的小余了，该温柔的时候就得温柔。中国有那么多关于忍辱负重的古训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是因为古往今来的人都有无可奈何的时候，向丈夫低头算丢人吗？

我觉得跟他过得都没劲透了。这么多年，气力都用在同他玩伎俩上了。现在要是合适的，我立刻同他 Byebye。汲月咬牙切齿地说。

这事我看也不能怨小余，以小余的力量也不可能把他父母和妹妹都弄到美国去。

肯定余静出的钱呗。

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冒犯你的地方，只是没和你打招呼而已。两个人哪有不发生磨擦的，过日子就得这样熬，就跟广东人煲汤似的，不到火候味道就是出不来。再说你的年纪已不小了，别这山望着那山高。

汲月问，妈，我要是被人包了你会反对吗？

母亲苦笑了一下，要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也是条路，只要你不觉得委屈。其实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的期望很简单，有

房住，钱够花，生活有奔头就行了。但女人终归是有个家好，没家别人老看着你可怜。谁呀？小蒋？

汲月心里也明白，如果就事论事，余家的人也并无太多可指责的，就是没同她打招呼而已。但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都不会从最简单那一面去考虑，这就像有六个人坐在一起，其中五个在交头接耳，并且神情诡秘。剩下的那一个，如果智商正常的话，就会想到这肯定是和自己有关的猫儿腻。也许他们谈的只是克林顿和莱温斯基。这几年，汲月一心想去美国，工作上、生活上基本上是与世无争了，谁评了先进，谁挣了大钱都在她心中引不起什么波澜。惟有对美国她有一种蛮横的垄断心理，她最听不得看不得的就是某某去了美国，尤其是她这么多年没巴结上的美国，余静却长驱直入。她苦苦奋斗而得不到的东西，余静却犹如探囊取物。她承认自己的痛苦还有一个别名叫嫉妒。

不顺遂时，人的心敏感而娇弱。绝望却得不到善待，便要生恨的，这恨有的可随走出困境而消解，有的则是生了根的，逐渐累积枝和叶，不经意的时候，竟长成了一株难以撼动的树。

看时间不早了，母女二人去银行取钱。取完钱，母亲怕汲月马大哈把钱弄丢了，执意要陪她回家，然后晚上住在女儿那儿。汲月明白母亲的心意，也就由着母亲了。

和系里沟通的结果比较乐观，徐舟在里边做了不少工作。先让小余发个传真回来，表示一下完成学业之后，继续回母校工作。又象征性地交了五千块钱的押金。

回到家，汲月开始心疼起钱来了。母亲劝她说：该花的

地方就得花，钱不是为人服务的吗。没事！这么多年在外面干，炒股也赚了点，别让你弟弟他们知道。母亲神秘而又有点得意地说。汲月心头一热，只有母爱才是最靠得住的东西，八十岁也还是得有个妈啊。

可能由于这几天太过于疲劳，一觉便睡到上午九点多，母亲已经走了。阴天要下雪的样子，室内的空气干燥，有股暖气的焦糊味。醒来的这段时间往往是最难耐的，因为迎接你的又将是一个碌碌无为无所事事的日子，最糟糕的是你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继续多久。由梦境走向现实是空虚的，何况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现实，你知道它四处都破着，但不知如何修补，更不知道这样的现实交给你的明天是什么样子。什么地方出了错？生活竟稀里哗啦地多方位坍塌。

外面下起了雪，真正的鹅毛大雪，沸沸扬扬，那欢乐是雄壮的。

新年时小余打来电话。两人都愉快地相互问候 Happy new year。小余叫她 sweet heart，生吞活剥的一些甜言蜜语总让汲月感到文不对题。很少这么亲密过，反而叫汲月不知所措，一时间竟想不出该如何应对小余的亢奋，她心酸地想：我都不会撒娇了。汲月问爸爸妈妈他们好吗？小余说挺好的，没办法总不放心我，非得要来看看。六十岁以上的人很容易获得签证的。汲月明白这是小余在做解释，她口是心非地说应该去看看，他们去一次不容易，你多抽点时间陪陪吧。

电话真好，只表演声音就行，表情怎么凑合都可以，咬牙切齿地说出那些肉麻话，反而少犯恶心。平时二人吵吵闹闹总觉得时间不够，没把理儿论清楚。琴瑟相和、举案齐眉

的祥和气氛百年一遇，两个人却没多少话说了。

回光返照？

汲月没提钱的事，小余自然乐得不提。汲月心想这样的男人叫人恶心一百年，可又不得不委曲求全。其实，人有什么抛不掉的东西？肢体内脏出了毛病该割的还要割掉呢，可自己具备表达这种血性的条件吗？总不能血本无归吧。

临告别时，小余满怀豪情地说：老婆，耐心等待吧，我快有出头之日了。

汲月说：不会是等待戈多吧？

小余说：对我那么没信心？

幸好小余知道戈多是谁。

老吴又有了音讯。十二月最后一个晚上，他打来电话，跟汲月说 Happy new year。国际长途带着悠长的回声，像从幽幽山谷间传来的一般，有种穿越时空的沧桑。而在这夜深人寂的时刻，在岁末，远方的关怀是别样的温度，百无聊赖的问候与漫不经心的敷衍竟注进了一种情意。这样的时刻宜于每一对相爱或不相爱的情人倾述衷肠。

夜晚，女人的心最薄，最容易穿透。

老吴问：想不想来台湾？汲月说：想。你能帮我找到工作我就去。老吴说：你不用工作，钱的问题你不用考虑，只要你不嫌我老……

汲月知道，他永远不会给她独立的机会的。于是她恶毒地说：怎么是我嫌你老，本来你就是老人家嘛！

我怎么是老人家哪，我还很年轻的。老吴赖巴巴地塞乃，他的屋子里有许多人，在笑。

汲月说：对啊，你是年轻的老人家！她听见老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周围人说她说我是年轻的老人家。电话机里传来一片乱哄哄的狂笑声。

汲月趁热打铁，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这颇为厚颜无耻，但从和男人屡战屡败的交锋中，她明白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定要先索取，后奉献。别老玩高贵，想做一个物质的女人，就要舍得一身寡。职业情人。

屋子里暖洋洋的，柔软的水鸟被散发着“雕牌”皂的芳香。一只绒布沙皮狗卧在枕头上，用奇怪的眼神打量女主人。就在温软的调情中，他们完成了一项意向性合同。房子、车、月薪……

汲月不停地拨着遥控器，脑海里却翻来覆去的只有一句话：得到，还是失去？这和哈姆雷特的那句伟大的名言颇类似。

南宁女人张洁的微笑在黑暗中滑过。

随着第十二下钟声敲响，一枚硬币拖着银光闪闪的弧线，滑落到新的一年。